

# 茉莉花革命過程中的符號運用 —以突尼西亞與埃及為例

## The Use of Symbols in the Process of Jasmine Revolution – The Cases in Tunisia and Egypt

林疋愷 中尉 (Ya-Ying, Lin)

陸軍第6軍團連輔導長

### 提 要

隨著傳播科技的發展，網際網路能夠更快速地將圖像符號傳輸至世界各地。突尼西亞與埃及「茉莉花革命」的結果使人們對符號傳播的催化力有了新認知。過去在阿拉伯獨裁政權世界裡，不曾出現大規模民眾示威抗議的活動致使根深蒂固地政權垮臺。本文除了探討兩國具備的革命背景因素外，更深入分析符號運用如何成為革命成功的觸發器，以及網路的催化作用致使圖像符號迅速擴散，成功地凝聚廣大人民的革命意識，推翻獨裁政權，進而造成中東地區掀起一股民主轉型浪潮。

**關鍵詞：**圖像符號、影像、網際網路、茉莉花革命

###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 internet can quickly transfer the iconic signs around the world. The result of “Jasmine Revolution” in Tunisia and Egypt make people have a new recognition to the catalytic power of symbols. Never before has popular protest brought dow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the Arab world. And never had anyone anticipated the speed with such deeply entrenched regimes might be overthrown. In addition to explore the revolutionary background factor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is article has mor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symbolic use to be an revolution trigger, as well as network catalysis resulting in the rapid spread of iconic signs, the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of majority were agglomerated successfully and then overthrow the dictatorial regime. Jasmine Revolution in Tunisia and Egypt raised a contagious wave of revolution might soon usher in democratic transition throughout the Middle East.

**Keywords:** iconic signs, image, internet, Jasmine Revolution

### 壹、前 言

眾所矚目的阿拉伯之春(The Arab Spring)

，始於2010年12月突尼西亞民眾對其政府的示威抗議活動。統治突尼西亞將近25年的本·阿里(Ben Ali)，最終遭到罷黜的命運。

接著，埃及民眾的抗議迫使將近30年威權統治的總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於2011年2月11日辭職下臺。此外，在中東地區其他國家的相關示威抗議活動，也相當激烈。<sup>1</sup>「茉莉花革命」在很短的時間內以非暴力的方式迫使政權垮臺，並造成了全球性的反獨裁政府運動。

透過探討符號與傳播科技對茉莉花革命之催化作用，可以了解突尼西亞與埃及人民如何運用圖像、影像的符號性與媒體的擴散能力，表達深刻的個人感受或道德譴責，並透過與大眾的溝通而獲得對革命的支持。<sup>2</sup>一張拍攝茉莉花革命群眾抗議的影像放在網路上，可以形成一張有價值的影像，它的價值不是因為藝術市場的金錢關係，而是來自它的特殊意義（在媒體封鎖的情況下，捕捉到革命過程的關鍵時刻）。這個影像不再只是一個影像，而是透過快速傳輸所帶來的資訊價值和政治宣示。我們可以說它是一種圖像符號，它象徵著人民的反抗意志。正因如此，符號與媒體的結合為獨裁國家的民主革命帶來了更多可能性。

因此，在茉莉花革命過程中，如何以符號認知體系傳達人民基本權利的政治訴求致使革命成功，即為本文研究重點。本文以近期發生的突尼西亞與埃及「茉莉花革命」進行案例分析，了解兩國發生革命的背景因素，並探討符號建構與媒體在革命中所扮演

的重要角色。

## 貳、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

茉莉花為突尼西亞的國花，而「茉莉花革命」是指自2010年年底開始，肇因於失業、通膨、政治腐敗、缺乏言論自由及生活條件欠佳等的因素，在突尼西亞所發起的反政府運動。2011年1月14日，突國總統本·阿里下臺，結束其23年的執政，遂形成所謂的「茉莉花革命」一詞。<sup>3</sup>

這場被媒體稱之為「茉莉花革命」的社會運動，其結果不僅顛覆了突尼西亞社會中一般大眾所認為不可能做到的事，亦即推翻既有政權，要求更民主的治理與更多的自由，這場運動的成就更讓周圍國家中同樣受到威權統治的人民燃起了一絲希望。

### 一、革命背景分析

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事件起因是由於一位26歲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因沒有申請擺攤執照而被警察部門沒收攤車。不久之後，他因為抗議警察執法而於2010年12月17日自焚，導致一連串反政府的示威抗議正式開始並逐漸擴散至全國。不少民眾擁進首都突尼斯市(Tunis)的街道進行示威抗議，抗議活動隨著時間逐漸擴大。群眾除了要求本·阿里和其他官員下臺外，希望政府能取消網路審查也是示威抗議的訴求之一。<sup>4</sup>因為示威抗議期間已經有不少

1 蔡秀勤、張佑宗，〈阿拉伯之春的啟示與反思〉，《臺灣民主季刊》，第8卷第3期，2011年，頁200。

2 王康陸，《非暴力的方法與實例》（臺北：前衛出版社，2001年），頁9-10。

3 陸以正，〈突尼西亞「茉莉花」綻放〉，《國政評論》，2011年6月27日。參見<http://www.npf.org.tw/post/1/9353>（檢索日期：2012年2月28日）。

4 突尼西亞原本就有缺乏言論自由的問題，加上維基解密揭露相關機密電文，指出突尼西亞是「警察國家」，本·阿里家族及其兄弟手足與掌管該國經濟的一名黑道份子勾結，且第一夫人靠興建貴族學校賺取利益。此電文公布後，不少媒體相繼播出已遭突尼西亞政府禁止之圖像，政府擔心示威活動的擴張，遂更嚴格地進行網路審查。

媒體的圖像被突尼西亞禁止播出；此外，突尼西亞政府還進行網路釣魚，企圖控制網站用戶的密碼和批評言論。2011年1月14日，總統本·阿里於當晚離開突尼西亞，出走沙烏地阿拉伯，結束他長達23年的執政。<sup>5</sup>

## (一)政治方面

回顧歷史，本·阿里於1987年以不流血政變推翻當時的總統哈比卜·布爾吉巴(Habib Bourguiba)而上臺，此後本·阿里在1994年至2009年間四次連任突尼西亞總統。在他執政期間，執政當局持續恐嚇、逮捕與囚禁記者、部落客、人權份子及政治上的反對者。2010年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評比，突尼西亞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為7、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為5。雖然突尼西亞被認為阿拉伯與非洲國家中腐化較不嚴重者，但本·阿里及其親信利用其職位去創造經濟私有部門的獨佔利益。因而在2009年貪污印象指數中，突尼西亞在168個國家中名列第65。<sup>6</sup>

突國的貪污腐化問題是經由維基解密(Wikileaks)揭露後，<sup>7</sup>一發不可收拾。維基解密公開美國國務院2009年6月的外交電文，電文內容為引述當時美國駐突尼西亞外交官

高迪克(Robert Godec)的報告，將該國總統家族比喻為黑手黨，本·阿里的手足與該國一名黑道份子勾結，權力核心貪污日趨嚴重，操控全國經濟。尤其第一夫人勒伊拉澤魯·本·阿里(Leila Ben Ali)，大肆斂財，壟斷許多產業謀取私利。<sup>8</sup>外交電文揭露後加深了民眾對於政府不滿的情緒，成為革命爆發的重要導火線之一。世界銀行(World Bank)評估，突尼西亞的經濟成長率約2到3個百分比以上，光本·阿里和其妻子、家人就偷走國家至少2個百分比，造成他們整個家族過著浮華的生活，人民卻還是生活困苦。<sup>9</sup>

## (二)經濟方面

事實上，在本·阿里統治時期，突尼西亞經濟快速增長，國民生產總值每年增幅達5%，被稱為「突尼西亞奇蹟」，得到了許多歐洲國家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讚賞。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在2009年將突尼西亞評比為非洲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比南非還要好。<sup>10</sup>

從1987年起的大約20年間，突國的國內生產毛額速度增長；然而，2008年的金融海嘯導致旅遊業走下坡，使失業率節節升

5 〈一個水果攤促成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聯合新聞網》，2011年1月16日。參見[http://mag.udn.com/mag/world/storypage.jsp?f\\_MAIN\\_ID=235&f\\_SUB\\_ID=4877&f\\_ART\\_ID=29695](http://mag.udn.com/mag/world/storypage.jsp?f_MAIN_ID=235&f_SUB_ID=4877&f_ART_ID=29695)（檢索日期：2012年4月22日）。

6 “Tunisia,” Freedom House, 2010. At, <http://www.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2010/tunisia> (Accessed 2012/04/08).

7 維基解密曾宣稱網站是由來自臺灣、美國、歐洲、澳大利亞和南非的政治異見者、記者、數學家以及小型公司的技術人員所創立。包括《紐約客》(2010年6月7日)雜誌在內的多家媒體指出，澳洲籍的網路行動人士朱利安·保羅·阿桑奇(Julian Paul Assange)是網站的主導者。2010年4月，《維基解密》在一個名為「平行謀殺」(Collateral Murder)的網站上公開了2007年巴格達空襲時，伊拉克平民遭美國軍方殺害的影片。同年7月，維基解密再發表「阿富汗戰爭日記」，內容包含超過76,900份關於阿富汗戰爭的文檔，在此之前這些文檔都不曾對大眾公開。同年10月，維基解密和主要商業媒體公司合作，又公開了超過400,000份文檔，稱為伊拉克戰爭紀錄。參見<http://wikileaks.info/>（檢索日期：2012年4月8日）。

8 《維基解密—08TUNIS679》，參見<http://billypan.com/wiki/08TUNIS679>（檢索日期：2012年4月8日）。

9 Mahmoud El-May, “The Jasmine Revolution,” Turkish Policy Quarterly, Vol.9, No.4, 2011, pp. 56-57.

10 李西潭，〈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啟動了嗎？〉，《新世紀智庫論壇》，第53期，2011年3月，頁89。

高。2010年的調查報告指出，突尼西亞的經濟增長率為3.8%，但失業率達14%，其中又有30%是年輕人。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突尼西亞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已經超過20%，在某些領域甚至接近60%。人民都將高失業率的問題歸咎政府，認為嚴重的貪污情況，使一般人沒有走後門就無法獲得工作。此外，通貨膨脹、政治腐敗、言論缺乏自由及生活條件不佳也是造成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sup>11</sup>

## 二、符號與傳媒效應的影響

近年來，就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而言，網站成為散播符號的廉價媒體及利器。經統計，臉書已成為網路使用者花最多時間逗留的網站。社群網站與媒體匯流的趨勢，創造了傳播者和受眾的快速溝通空間。「阿拉伯之春」之所以會迅速蔓延，除了政府貪污腐化、經濟貧困、民不聊生等背景因素外，眾多具符號意涵的圖片、影片藉由日益普遍的網路通訊科技所造成的感染力，才是對此次革命推波助瀾的關鍵因素。

網路文本開放多元的閱讀形式與傳統平面文本的閱讀脈絡不同。網路文本的超連結並非自然為之，而是經過人為安排，當網站具有特定傳播目的或說服意圖在其中時，網站內的每個連結與配置就會以引導瀏覽者認知、將其導向網站意欲的目的性為主。<sup>12</sup>以突尼西亞革命的相關圖片、影片、報導為例：

圖1是網路上的新聞報導，文章上除了以文字敘述布瓦吉吉為抗議警方暴行，以及

對政府的失望，在政府大樓前自焚的背景與過程外，還附加了幾張布瓦吉吉自焚，和之後爆發人民上街抗議的照片。幾張怵目驚心的圖片，加上文字的闡述，透過網路傳播後便迅速將布瓦吉吉自焚的消息散布開來。許多網路媒體架設相關連結與配置以引導瀏覽者認知（一則報導的旁邊或下方常有一連串相關報導、圖片或影片），將其導向網站意欲的目的性為主，讓接收者可以經由連貫性的符號影響，達到認知與情感的連結。

突尼西亞剛開始爆發抗爭示威時，人數還不多，主要是集中在中部西迪布吉德市(Sidi Bouzid)政府大樓前。警察使用催淚瓦斯進行驅趕，而在社群網站臉書(Facebook)

### Suicide protest helped topple Tunisian regime



圖1 布瓦吉吉自焚報導

資料來源：“Suicide Protest Helped Topple Tunisian Regime.” Thestar.com, Jan 14, 2011. At, <http://www.thestar.com/news/world/article/922279-suicide-protest-helped-topple-tunisian-regime>（檢索日期：2012年3月5日）。

11 〈民怨引爆政變 突尼西亞出現茉莉花革命〉，《中央廣播電臺》，2011年1月17日。參見[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276791](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276791)（檢索日期：2011年4月10日）。

12 孫秀蕙、陳儀芬，〈結構符號學與傳播文本：理論與研究實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臺北，2010年），頁44-45。

及影片網站(YouTube)有人將警察與示威民眾發生衝突的圖片或影片上傳，隨即擴散至突尼西亞全國。<sup>13</sup>

如圖2所示，影片一開始看到一個握拳的手，看起來像是高喊口號，或是爭取權益時的手勢當作標誌(logo)出現在畫面中央，手的下方出現此圖的文字訊息「Jasmine Revolution」，圖片的背景是茉莉花的剪影圖像。影片首張圖片的符號及提供重要的象徵意義。人民示威抗議的手從茉莉花叢中竄出，隱含著由「人民力量所領導的非暴力革命」之意涵。背景是灰色調，茉莉花則以白色抽象的剪影方式呈現，暗示了突尼西亞的人民雖處在灰暗的生活環境，但經由群眾動員的力量，一定會開出潔白純淨的茉莉花。白色的茉莉花是突國的國花，除了象徵人民的愛國心，希望突國能走向民主自由外，花朵也代表人民希望透過和平抗爭的手段推翻獨裁的象徵性符號。畫面上出現「Jasmine Revolution」的文案，「R」的旁邊還有突尼西亞國旗的紅月與星星的符號，文字存在的語意效用明白告訴受眾，這就是突尼西亞人

民的非暴力革命—「茉莉花革命」。這樣的訴求明白的告訴受眾，這是我們國家的人民革命，身為國家的一份子，我們有義務要讓國家更好，你也可以成為加入抗爭的一員，增強了畫面手勢的號召力與權威感。

接下來是一張像是在哀悼自焚的自由鬥士布瓦吉吉的圖片。布瓦吉吉的照片被放在畫面中間，上面隱約可以看見紅色血跡般字樣的突尼西亞，旁邊草地上點了幾根蠟燭，從這張圖片可以看出是一個在悼念布瓦吉吉的場景，看到此場景會讓人聯想到一個突尼西亞青年，因失業只好擺攤維生，卻被警察羞辱而自焚以示抗議。這樣的情境會使所有擁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民產生情感上的認同，尤其是突國的人民，特別是那些和布瓦吉吉一樣失業的突國青年。

影片中除了一系列的照片之外，還有一段警察鎮壓示威民眾的殘暴行為。畫面中人民不畏懼的走上街頭抗議，呼喊「本·阿里滾出去」的口號，但卻遭警察以催淚彈驅趕，甚至有警察痛毆人民的畫面。看完影片，群眾很容易會將影片和布瓦吉吉事件，甚至突國



圖2 網路YouTube上的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影片—1

資料來源：「Tunisian Revolution+Egyptian Protests.」 YouTube, Feb 1, 2011. At,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83zCNCQoLs&feature=related> (檢索日期：2012年3月5日)。

13 Fadhel Kaboub, "On the Jasmine Revolution-Tunisia's Political Economy Exemplifies a Region in Transition.," Dollars & Sense, March/April, 2011, pp.7-8.

的政治腐敗、經濟敗壞的狀況做連結，可以迅速煽動人民憤怒的情緒；因此，網路媒體將消息傳開後，人民在社群媒體上討論、號召示威行動，加入示威的人民越來越多，迅速擴及全國，甚至影響周邊其他獨裁國家。

除了誘發人民憤怒情緒的圖像符號外，還有使人民產生興奮情緒的鼓勵性圖片。

圖3顯示越來越多人民響應「茉莉花革命」。第一張圖片可以看出突國青年已走上街頭，不分男女，青年們拿著自製的海報標語、拿著國旗示威遊行，甚至有人拿著智慧型手機拍照、錄影，將實況上傳至網路上和朋友分享。第二張圖片則是一輛坦克車在畫面中央，軍人並沒有對人民開槍，反而是讓民眾在坦克車體上寫著許多抗議言詞，軍人則是坐在車體上，或是像在對人民喊話，沒有要屠殺抗爭人民的意圖。軍人沒有使用坦克車砲轟人民，反而是停在路上，上面還被寫滿了字，進一步隱喻軍人站在人民這邊的意涵。第三張圖片顯示大批群眾聚集在廣場上抗議。圖片從高處往下拍，更彰顯群眾數量之龐大，暗示著這是一場全民運動，所有

突尼西亞人都應該一起加入。從網站文本的意義組構，可以看出以下意涵（如圖4）。

人民在決定是否要加入群眾上街抗議時，他們會理性的評估其風險。之前在突尼西亞也有類似的革命份子，但因人數單薄，很容易被警方鎮壓，逮捕後被囚禁或虐待，其他想參與的民眾見狀便不敢輕易嘗試。但布瓦吉吉事件經由網路的散播，加上網站上這些抗議圖片，人民開始充滿信心，認為這麼大的數量，警方沒有辦法鎮壓，有機會行動成功；其次，刻意將軍人拒絕對人民開槍的圖片與影片放在網路上，可以說服人民軍方和大家是同一陣線，人民很快就可以迎接新政府的興奮情緒充斥在全國的街道，使革命意識宣染全國，造成本·阿里政府束手無策。<sup>14</sup>

網路媒體的整合被視為是網路革命，也被認為是推翻極權國家的重要推手。數位媒體對群眾抗議事件的演變發展，至少有幾種挑戰阿拉伯國家威權統治的結果。首先，網路媒體能推動集體抗議行動的產生，因為網路可降低集體行動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圖3 網路YouTube上的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影片—2

資料來源：「Tunisian Revolution+Egyptian protests.” YouTube, Feb 1, 2011. At,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83zCNCQoLs&feature=related>（檢索日期：2012年3月5日）。

14 Eva Bellin, “Lessons from the Jasmine and Nile Revolutions: Possibilities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Brief*, No. 50, 2011, p.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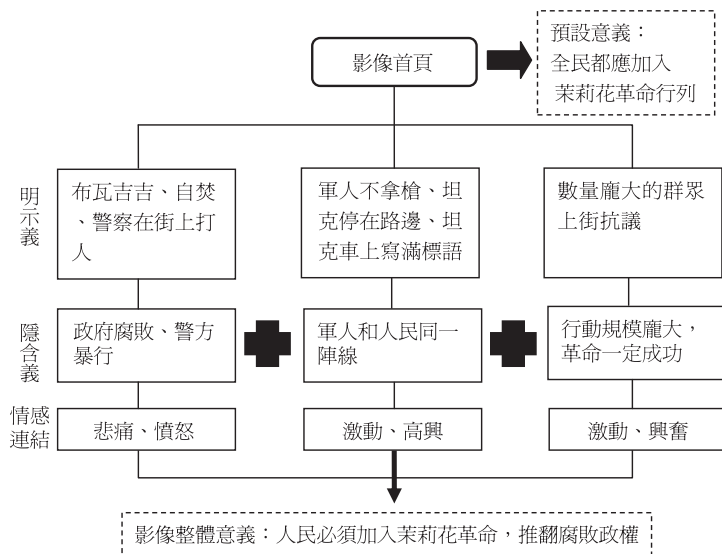


圖4 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圖像符號意義組構圖

作者繪圖

costs)，讓單一化的個人集結起來。<sup>15</sup>網路媒體更提高獨裁者發動鎮壓的代價，增加國際對突發事件的關注力；其次，網路增加集體抗爭的規模，以及符號擴散的速度，並賦予集體行動力量，抑制統治者暴力血腥的鎮壓；第三，藉由網路的傳播，讓國際社會及時掌握重大事件的發展，尤其是對這區域最有影響力的美國。<sup>16</sup>

## 參、埃及「茉莉花革命」

埃及「茉莉花革命」又稱「蓮花革命」，

是延續突尼西亞革命後，另一場受國際矚目的「國花革命」。<sup>17</sup>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權在許多情況，與突尼西亞十分類似。持續增加的失業青年、物價攀升，以及政治腐敗的猖獗。<sup>18</sup>埃及被壓迫的人民也期待能夠像突尼西亞人民一樣勇敢地改變現況，為自己的未來奮鬥。他們模仿突尼西亞人民的作法，這場革命也成功的在埃及開花結果。

### 一、革命背景分析

突尼西亞自焚事件所帶來的革命浪潮，讓埃及人民爆發自焚抗議事件。埃及在2011年1月18日傳出兩起自焚事件，一起發生在開羅(Cairo)，當事人為一名律師；另一起發生在亞歷山大(Alexander)，當事人是一名25歲的失業男子。消息一傳出，已經有埃及人在臉書上呼籲群眾在1月25日（即埃及全國警察日）走上街頭抗議，而標語是「一起來革命，反對酷刑、貧困、腐敗與失業問題」。<sup>19</sup>

2011年1月28日，埃及民眾的抗爭進一步擴大。據報導，當天約有8萬人加入街頭抗議行列，要求罷黜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年輕網民在網路上發出打倒獨裁等字眼的訊息，

15 因為數位媒體的普及，就算單一的個人也可以在網路上成立社團，讓人們可以透過網路集結，由個體變成集體，而不像過去有地區、場地，或時間的限制。例如，幾乎每個人都有3G手機可以行動上網，隨時掌握社群網站上的資訊，或發表自己的言論，甚至直接在網站上討論、分享，降低集體行動成本。參見Martin Lister, "New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2009, pp.9-10.

16 蔡秀勤、張佑宗，〈阿拉伯之春的啟示與反思〉，《臺灣民主季刊》，第8卷第3期，2011年，頁206。

17 〈誰是下一個突尼斯？西方憂「反美反以」浪潮〉，《中國評論》，2012年3月5日。參見[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5/8/5/6/101585678\\_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585678&mdate=0130155934](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5/8/5/6/101585678_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585678&mdate=0130155934)（檢索日期：2012年3月8日）。

18 蔡秀勤、張佑宗，〈阿拉伯之春的啟示與反思〉，《臺灣民主季刊》，頁201。

19 王麗娟，〈茉莉花革命延燒 埃及爆30年來最大示威〉，《聯合報》，2011年2月17日。參見<http://evelynlu9.pixnet.net/blog/post/33827811>（檢索日期：2012年3月8日）。

通過網絡傳開。穆巴拉克在埃及是聞名遐邇的總統，對中東格局產生重大影響。身為軍人的他穩健、務實，訂定明確目標路線，使埃及度過重重難關，反觀這樣的一位總統為何會引起民眾的不滿？革命的原因和人民追求民主意志有很大關聯。

#### (一)政治方面

穆巴拉克執政時代的政黨活動雖受《執政法》、《緊急狀態法》和政黨事務委員會的限制，執政的民族民主黨始終處於一黨獨大的中心地位。<sup>20</sup> 2010年自由之家的評比，埃及政治權力的評比為6，公民自由為5，雖處於不自由國家的行列，但情況只比突尼西亞稍微好一點。<sup>21</sup> 自1981年以來，穆巴拉克已經贏得四次總統大選，每次都是壓倒性的勝利。但是這中間的前三次都是沒有競爭對手的。迫於美國的壓力，第四次選舉才開放多位候選人競選，包括反對派領袖艾曼·努爾(Ayman Nour)出現在選票上，但仍為一場不公平的競賽。努爾在2009年2月被關三年後才釋放，而最大的反對派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仍然被宣布為非法組織，穆巴拉克透過選舉舞弊讓回教徒無法獲得任何席次。<sup>22</sup>

選舉作秀只是個開端。在埃及要成立政黨幾乎不可能，更何況如果政黨想要提出總統候選人，至少必須成立5年，並在人民

議會和埃及協商會議占有3%的席位，如此更增加參選的難度；另外，無黨派的獨立競選者，需要從執政黨控制的議會獲得250個簽署才能參與競選。<sup>23</sup> 穆巴拉克迴避實質的政治改革與持續危害公民自由，持續對反對派穆斯林兄弟會與獨立記者的鎮壓；因此，制止警察濫施酷刑的權力，則成為埃及抗議民眾提出的重要訴求之一。

#### (二)經濟方面

雖然穆巴拉克時代的埃及，是中東地區聞名遐邇的阿拉伯軍事大國，但國內問題仍困擾穆巴拉克政府，如人口急遽膨脹，國民所得僅600多美元，債務沉重，對外部資金依賴性嚴重，國防支出經常超過年度預算的1/5，經濟企業管理不良，貧富分化現象日益嚴重，回教基本教義派的勢力不斷抵制或反對政府決策等。<sup>24</sup> 由於諸多複雜多變的矛盾問題，使埃及許多城市在25日以後發生大規模民眾集會示威，仿效突尼西亞非暴力革命的方式，要求穆巴拉克結束長達30年的統治。

#### 二、符號與傳媒效應的影響

如同突尼西亞革命一般，埃及革命的擴散同樣也是因大量的圖像、影片在網路上傳播導致。由於穆巴拉克政府的執法機構過度使用武力，警察部隊不斷壓制民主起義。2010年6月6日，有人證看見沙義德(Khaled Mohamed Saeed)被警察毆打致死，

20 楊灝城、許林根，《列國志—埃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頁122-129。

21 “Egypt,” Freedom House, 2010. At, <http://www.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2010/egypt> (Accessed 2012/04/08).

22 Arvind Gupta, “Lessons from Egypt: Do Not Underestimate the Power of Peaceful Satyagraha and the Internet,” IDSA Comment, February 14, 2011. At, [http://www.idsa.in/idsacomments/LessonsfromEgyptdonotunderestimatethepowerofpeacefulSatyagrahaandtheInternet\\_agupta\\_140211](http://www.idsa.in/idsacomments/LessonsfromEgyptdonotunderestimatethepowerofpeacefulSatyagrahaandtheInternet_agupta_140211) (Accessed 2011/9/27).

23 Elizabeth Dickinson, “Anatomy of a Dictatorship: Hosni Mubarak,” Foreign Policy, Feb 4, 2011. At,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02/04/anatomy\\_of\\_a\\_dictatorship\\_hosni\\_mubarak](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02/04/anatomy_of_a_dictatorship_hosni_mubarak) (Accessed 2011/9/27).

24 朱威烈，《世界熱點—中東》（臺北：五南出版社，1993年），頁97-105。

引起全國人民譁然。接著，突尼西亞革命爆發，埃及也開始有人民模仿自焚表示抗議，埃及人民長期壓抑的情緒瞬間引爆，人民開始示威抗議，許多人將圖片或製作的影片放在網路上供人轉載。埃及網路社運的谷歌(Google)主管瓦勒·戈寧(Wael Ghonim)甚至成立一個稱為「我們全是沙義德」(We Are All Khaled Saeed)的臉書頁面，讓大家可以上傳許多政府腐敗、警察暴行的圖片和影片，人民透過這個可以撻伐政府，甚至號召革命的空間，抒發內心的憤恨，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怒（如圖5）。<sup>25</sup>

圖5顯示，影片一開始是一張寫著「埃及人的革命／一個和平的呼籲」文案的畫面，左上方還有「世界對埃及和平的呼籲」，明白告訴受眾，全世界都在對埃及呼喊，希望能走向和平與自由。接下來是一系列埃及人民示威抗議的圖片，先是警察鎮壓的畫面，再來是軍人擁抱人民、甚至親吻人民的

圖片，隱含著群眾不畏執法單位，以和平方式呼籲軍警放下武器，一起迎接民主自由。剛開始警察雖以催淚瓦斯及警棍攻擊群眾，但最後還是選擇和人民一起推翻穆巴拉克。

接著是一連串歐洲各國人民走上街頭聲援埃及人民革命的影像，有加拿大、德國、美國、巴黎等，人民手拿國旗，還有寫著「穆巴拉克必須下臺」(Mubarak Must Go)的標語海報；隨後是各國青年錄製對埃及的呼籲，雖然他們說著自己國家的語言，但畫面下方都以英文寫著「我支持你們」、「埃及需要和平與自由」。這些影像的前後安排，引導全世界瀏覽者都支持埃及的獨裁政體解放，清楚傳達人民對和平與自由的渴望。網路上還有許多人運用沙義德圖像符號抗爭的圖片（如圖6）。

第一張圖片是將沙義德生前原本樣貌的照片，和被警察施暴後被發現的遺體照片做合成，上面還放了幾個揭發埃及政府惡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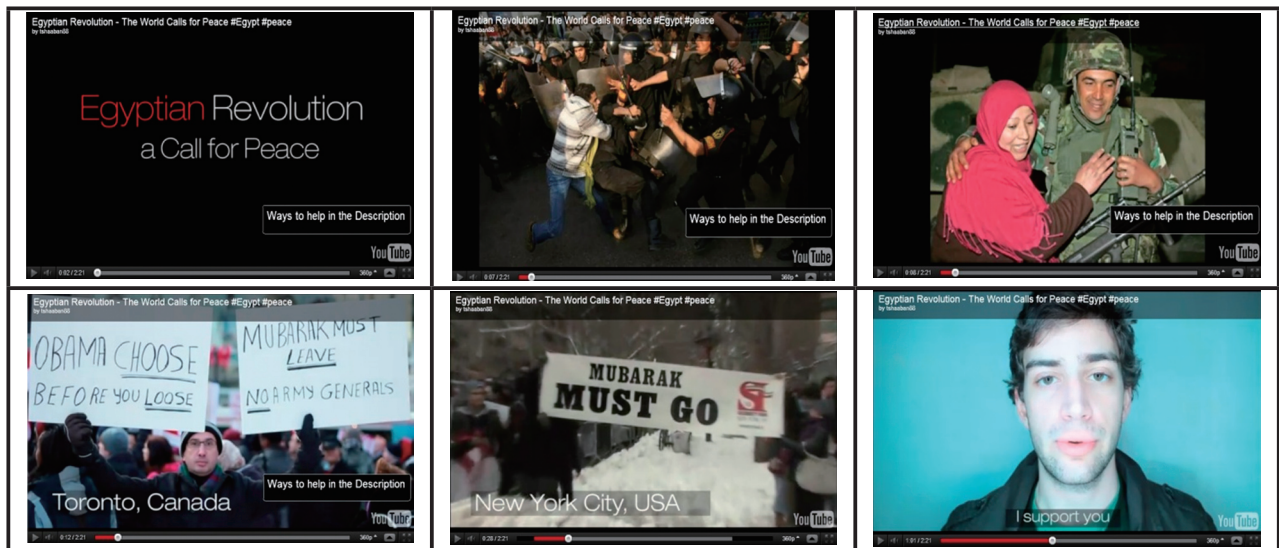


圖5 支持埃及茉莉花革命影片

資料來源：“We Are All Khaled Saeed” At, [http://wn.com/We\\_are\\_all\\_Khaled\\_Said](http://wn.com/We_are_all_Khaled_Said)（檢索日期：2012年3月5日）。

25 “Decoding the Revolution,” Egypt Today, March 01, 2012. At, <http://www.egypttoday.com/news/display/article/artId:176/Decoding-the-Revolution/secId:5/catId:24> (Accessed 2012/3/27).



圖6 沙義德事件圖像符號運用

作者整理

的網站標誌。象徵著政府對沙義德的暴行是無法隱藏的，透過網路的傳播，全世界的人都會看見執法單位的暴虐與醜陋；圖上寫著「我們都是沙義德」，象徵所有的埃及人民都是在這樣的暴行環境下生活，沙義德所遭遇的事，那一天我們也會遇到；第二張圖可以看見示威的人民，拿著畫有沙義德肖像的海報站在鎮暴警察前面抗議；第三張圖是遊行的人民在頭上戴了沙義德面孔的面具。這些圖片都和「我們都是沙義德」的文案表意相呼應，表達出人民不只在為沙義德抱不平，也是在為自己伸張正義。綜合分析網站上圖片與影片文本的意義建構，可以看出以下意涵（如圖7）。

革命剛開始，穆巴拉克試圖監控推特(Twitter)和臉書的網路流量和移動信息。人們轉而利用手機的應用程式來傳播訊息；一旦政府查獲攝影機，記者和抗議者便使用他們行動電話的應用程式來錄製聲音，並立即貼到社群網站上。記者可以使用社群網站張貼報告，上傳他們所看見的故事、照片、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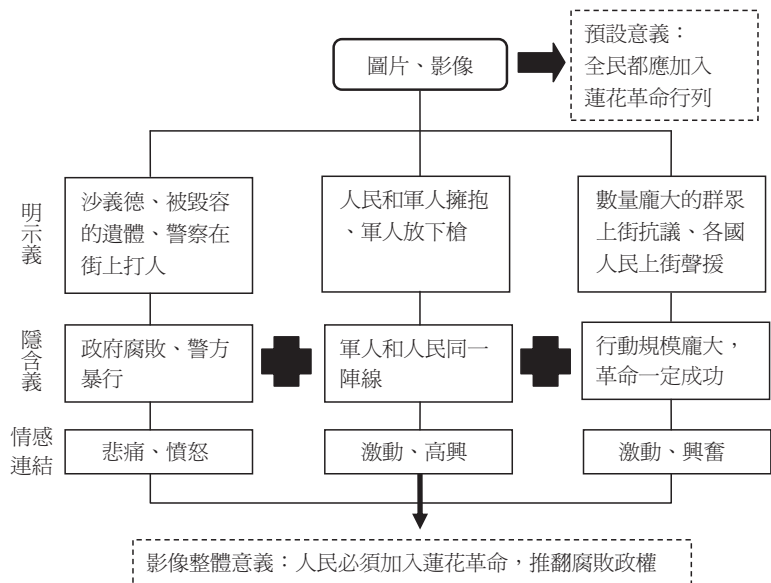


圖7 埃及「蓮花革命」圖像符號意義組構圖

作者繪圖

片。新傳播型態象徵著一個嶄新的公共或流行報告形式。<sup>26</sup>

在埃及革命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符號意象傳遞，更看到網絡如何推動社會革命。當埃及青年通過臉書、推特等社群網站開始動員的時候，穆巴拉克政權第一時間的反應就是重拾威權的管制方式，迅速關閉網絡。他萬萬沒有想到，這樣的舉動對於經常使用網絡的年輕人，反而助長他們的怒火，凸顯

26 Narnia Bohler-Muller and Charl van der Merwe, "The Potential of Social Media to Influence Socio-Political Change on the African Continent," *Africa Institute of South Africa*, No. 44, p.5.

自己對整個國家問題感到沒信心和恐慌，使人民對於政府的不滿無法再讓步。統治者的進退失據，彰顯了網絡的巨大影響力。<sup>27</sup>

## 肆、突尼西亞與埃及「茉莉花革命」綜合評析

突尼西亞和埃及「茉莉花革命」的結果是讓人前所未有的。在阿拉伯獨裁政權世界裡，尚不曾出現大規模民眾示威抗議的活動致使長久執政獨裁政權垮臺的例子。而這樣的成功案例，更造成中東地區掀起一股民主轉型浪潮。雖然，獨裁政府的結束不代表民主轉型的成功，後續的民主體制建制還需要極大的努力；但藉由分析這兩個國家的人民革命以及它們所造成的餘波，我們更相信民主革命力量如何擺脫獨裁政府對其限制，並迅速造成擴大效應。

「茉莉花革命」的成功來自於有效的群眾動員。但這樣的現象突顯出一個難題。那就是我們應如何解釋在這麼多年政治壓抑的狀況下，突然會有成千上萬的民眾自願加入示威抗議的行列？高史東(Jack A. Goldstone)在「反思革命：結合起源、過程與結果」(Rethinking Revolutions: integrating origins, processes, and outcomes)一文中指出，導致「顏色革命」的原因，主要因為人民對國家體制迫害的不滿、政府官員的腐敗、國家經濟

的疲弱、菁英的分裂等因素，而所展開的一連串和平抗爭。<sup>28</sup>

分析突尼西亞與埃及的顏色革命可知，兩國的統治菁英們，時常受賄，收取佣金、回扣，任用自己的親信，藐視法律，來滿足自己奢侈的開銷慾望。而經濟困苦的問題也同時存在於兩國。突尼西亞的失業率相當高，約占總人口的15%，而15到29歲的青少年人口占失業人口的30%，大部分畢業生卻常常一畢業就失業；<sup>29</sup>在埃及，嚴重貧困的狀況也顯而易見。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40%的埃及人生活在低於每天2美元生活費的貧困線下。<sup>30</sup>

無庸置疑地，這些種種的不滿是相當關鍵的因素，但單單就這些背景因素而言，仍無法解釋如此大規模的群眾動員。事實上，這些人民對政府不滿已存在幾十年，過去也不曾有過大規模的群眾示威。這些主要革命因素存在於中東地區的其他國家，直到突尼西亞革命才觸發了群眾大規模動員的浪潮。為什麼民主革命浪潮首發於突尼西亞與埃及？為什麼是現在才發生？其實與符號傳播的運用密切相關。

### 一、符號運用成為革命情感的觸發器

一般來說，在獨裁統治下的人民因為害怕被逮捕後的懲罰，常常無法鼓足勇氣走上街頭示威抗議，除非出現觸發人民，如憤

27 "Revolution Through Arab Eyes Manufacturing the Truth," *Al Jazeera*, Feb 14, 2012. At, <http://www.aljazeera.com/programmes/revolutionthrougharabeyes/2012/02/20122612918497347.html> (Accessed 2012/3/8).

28 Jack A. Goldstone, "Rethinking Revolutions: Integrating Origins, Processes, and Outcome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Vol. 29, No. 1, 2009, p.18.

29 David Kirkpatrick, "Tunisia Leader Flees and Prime Minister Claims Power,"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4, 2011. At, <http://www.nytimes.com/2011/01/15/world/africa/15tunis.html?pagewanted=all> (Accessed 2012/3/8).

30 David Kirkpatrick, "Mubarak's Grip on Power is Shake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1, 2011. At, <http://www.nytimes.com/2011/02/01/world/middleeast/01egypt.html?pagewanted=all> (Accessed 2012/3/9).

怒、害怕、哭泣、咆嘯或亢奮等革命情感性行為的關鍵因素。<sup>31</sup>突尼西亞與埃及都因長期潛伏於人民心中的不滿情緒被激發，而引發大規模的群眾抗議行動。

以突尼西亞為例，有兩個主要激起人民走上街頭抗爭情緒的原因。其一，即是布瓦吉吉的自焚事件。布瓦吉吉因失業被迫當無照小販，期間遭受執法人員公開的輕蔑和羞辱，最後以自焚表達對政府的不滿。他的經歷反映出許多突尼西亞人在政府暴政及經濟蕭條下的困境，尤其是突國的青少年普遍存在失業問題，被迫當小販，對經濟無望的情況，布瓦吉吉的行為引起突國民眾對政體反彈的共鳴，也點燃了人民的怒火。其二，國家為鎮壓示威者使用催淚瓦斯和出動警力。據報導，政府設置狙擊手於屋頂開槍殺死抗議的群眾，也就是殺害自己的同胞。直到2011年1月中旬，突尼西亞安全部隊殺了約78人，且有越來越多的人因此被殺害。<sup>32</sup>突國的武力鎮壓進一步引發社會的公憤，反而使人民更堅定革命意志，政府以武力對付手無寸鐵的示威民眾，甚至要警察殺害自己的同胞，造成警察與人民之間情感的矛盾與對立。

在埃及，穆巴拉克政府的執法機構過度使用武力，警察部隊不斷壓制民主抗議事件。透過「我們都是沙義德」的臉書頁面，沙義德被毀容的屍體圖片及證人對當時狀況的描述，還有許多政府腐敗、警察暴行的圖

片和影片被網友四處轉載，造成全國對此案件的關注。沙義德事件煽動人民的情感，使本來對埃及通貨膨脹、貧富差距極大，以及警察執法過當的憤怒情緒瞬間爆發。此外，還有比憤怒情緒更關鍵性的情感觸發器。因為突尼西亞的成功，使在埃及街頭示威的群眾更多了一種積極的情緒，那就是「興奮」(euphoria)。本·阿里的下臺讓埃及人充滿信心，人民帶著興奮的心情上街抗議，讓獨裁者可以被推翻的認知從不可能變成可能。突尼西亞的例子激勵埃及人民，甚至更多其他獨裁統治國家，證明透過情緒觸發讓人民團結在一起，非暴力革命可以成功推翻暴政。<sup>33</sup>

綜觀革命情感在突國與埃及的誘發情形，要能號召廣大群眾必須利用符號性行為，經由媒體傳播後，使傳播者與受眾產生符號互動，影響群眾認知，以達到革命情感的觸發。透過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隱喻、轉喻的象徵概念，可以試圖表現出見微知著的意涵。例如，寫實主義繪畫者不是去美化一個景象，而是去記錄眼睛所見的真實，並以此圖所表現的部分真實來轉喻全部事態。<sup>34</sup>突尼西亞及埃及人民拍攝警察對民眾施暴的畫面，群眾手拿標語或象徵物上街抗議的畫面，甚至有人將這些圖片製作成影片，希望透過圖像、聲音、文字的結合方式，以部分代表全部，來象徵政府的腐敗無能，進而觸發人民情感的連結以達動員群眾之目的。

31 趙鼎新，《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頁68-69。

32 “78 People Killed in Tunisia Turmoil,” *Middle East Online*, January 17, 2011. At, <http://www.middle-east-online.com/english/?id=43685> (Accessed 2012/3/9).

33 Prasanta Kumar Pradhan, “After Tunisia and Egypt: The Mood in the Arab Streets and Palaces,” *IDSa* comment, February 10, 2011. At, [http://www.idsa.in/idsacomments/AfterTunisiaandEgyptThemoodintheArabstreetsandpalaces\\_pkpradhan\\_100211](http://www.idsa.in/idsacomments/AfterTunisiaandEgyptThemoodintheArabstreetsandpalaces_pkpradhan_100211) (Accessed 2011/9/27).

34 黃鈺堤，〈巴特的符號學與政策方案的解讀〉，《政治科學叢論》，第35期，2008年，頁190。

## 二、兩國武裝部隊的專業化

突尼西亞與埃及茉莉花革命能夠如此成功，還有一重要因素，即軍隊的專業素養。<sup>35</sup>深入探討，此次抗議示威，剛開始規模並不算太大。照理說，政府軍警完全可以對付。關鍵轉折，在於軍隊倒戈。軍隊的倒戈是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後，獨裁者逃離的關鍵。在杭廷頓(Samul Huntington)看來，軍隊身為社會上管理暴力的專家，雖然特殊，卻效忠國家、服從文人領導，並奉獻他們的專業知識以保衛國家。故專業化的軍隊在政治上是中立的，應該效忠憲法及國家而非個人。<sup>36</sup>如果軍隊具專業精神，它不會與統治者有親屬上的緊密關係，若軍隊不與政權陷入權貴利益的爭奪，也可能放棄一個被人民詬病且企圖推翻的統治者。軍隊作為一個擁有武力的機構，對於保國衛民的指令勢在必行；但統治者若下令對無辜的人民開火，服從此令會嚴重損害軍隊的合法性和內部紀律，有違其職業精神。對自己國家的人民發動武力，從理性層面來看，付出的代價極高，面對這些潛在的成本，軍隊須慎重思考其利益關係，所以在民主革命中，軍隊常常會決定和人民站在同一陣線，並去迎接新的領導者。<sup>37</sup>

長久以來，突尼西亞的軍事專業化不讓軍事與政治掛勾。該國的開國元勳，布爾

吉巴(Habib Bourguiba)，一直堅持小規模的軍隊，並且不讓軍人掌權。直至1987年，本·阿里在被布爾吉巴任命掌管內政部，也沒有軍官曾在突國內部擔任要職；即使在本·阿里上臺後，仍堅持和軍事保持距離，他從來沒有和軍隊共享權力，也沒有給予特殊經濟待遇。此種軍隊國家化的作為，使軍方在面對非法的屠殺指令時，不願意和本·阿里同一陣線。<sup>38</sup>甚至茉莉花革命發生時，就有一位將領，拉希德·阿馬爾(Gen Rachid Ammar)直接跟本·阿里表明，軍隊不會聽從他的命令屠殺突尼西亞同胞，本·阿里只好棄職出逃。<sup>39</sup>

埃及的情況較為複雜。埃及軍方擁有良好的專業化聲譽，支撐埃及與美國的軍事關係。由於軍方和穆巴拉克家族沒有親屬上的關係，因此，軍方極有可能背離獨裁者的體系；但是，與突尼西亞不同，穆巴拉克以軍事政變取得政權，所以埃及軍方曾長期參與該國的執政，軍隊有可能支持軍人出身的總統。但是，軍隊的專業化和理性選擇戰勝維護獨裁政權的利益，進而迫使穆巴拉克被迫下臺。<sup>40</sup>

## 三、社群網站的催化作用

媒體是催化突尼西亞和埃及革命成功的關鍵。以往在政治抗爭動員上，常因社會官商勾結和政府的鎮壓阻撓了抗爭者的決心。

35 杭廷頓說的专业軍人具三項特徵，即專門知識和技術、責任感和團隊精神。專門知識和技術就是暴力的管理；責任感是指軍人必須負起維護國家社會安全的責任；團隊精神則指他們在國家安全上的功能驅動力促成了一個複雜且自主的社會單位，更大程度培養了軍人團結一致的精神。轉引洪陸訓，《軍事社會學—武裝力量與社會》（臺北：麥田，1999年），頁215-222。

36 陳俊明，〈政黨輪替、文武關係與臺灣的民主鞏固：分析架構與策略〉，《政治科學叢論》，第24期，2005年，頁80。

37 David S. Sorenson, "Transitions in the Arab World-Spring or Fall?"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2011, pp.23-24.

38 Eva Bellin, "Lessons from the Jasmine and Nile Revolutions: Possibilities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p.4.

39 David S. Sorenson, "Transitions in the Arab World-Spring or Fall?" p.25.

40 Eva Bellin, "Lessons from the Jasmine and Nile Revolutions: Possibilities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p.4.

政治異議人士被逮捕和殘害、禁止公眾集會、演講內容必須經過審查、出版品經常被禁止（突尼西亞比埃及更為嚴重），在諸多獨裁限制下，許多埃及人和突尼西亞人在強權下，只好和獨裁政權妥協，以換取穩定的政治環境。直到新媒體的出現，透過手機、臉書、推特等網路平臺，運用前所未有的動員方式，可以快速的傳送群眾參與抗議的影像符號以動員集體行動。

臉書頁面上大量的影像內容，大幅宣傳布瓦吉吉自焚的和沙義德被施暴致死的訊息及畫面，由於兩國人民透過網路上，發布許多語言符號（圖片上的標語、影片中的臺詞及旁白）、聲音符號（象徵性的聲音，塑造出一種感染力和滲透性的政治想像）、圖像符號（以部分畫面呈現當時的情境或象徵整個政府的腐敗），使受眾注意到這些象徵元素，激發民眾加入抗議浪潮，大大增加了參與的

程度。<sup>41</sup>透過網路積極傳遞及手機運用，人民可以學習來自世界各地分享者的非暴力抗爭策略，例如，美國政治學者吉恩·夏普(Gene Sharp)倡導非暴力對抗獨裁政府，其出版著作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網路上免費下載。<sup>42</sup>積極參與埃及網路社運的谷歌主管瓦勒·戈寧(Wael Ghonim)、<sup>43</sup>埃及臉書社團「4月6日青年運動」發起者之一的阿卜杜勒·法塔赫(Israa Abdel Fattah)，<sup>44</sup>以及突尼西亞部落客麗娜·本·曼尼(Lina Ben Mhenni)等。<sup>45</sup>都被視為茉莉花革命的幕後推手。

社群網路科技已經改變了阿拉伯青年的思維，未來網站會朝混合式媒體發展，結合傳統媒體的精準、公平以及新媒體的透明化、立即化與責任感。新媒體提供了成千上萬人同步行動與協調的平臺；最重要的是，新媒體的匿名性和自發性，使人民能夠逃離獨裁國家的控制和鎮壓，提供群眾集會的場

41 張曉峰、趙鴻燕合著，《政治傳播研究：理論、載體、型態、符號》（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222。

42 Gene Sharp,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Liberation* (Boston, MA: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 2002), pp.1-5.

43 瓦勒·戈寧(Wael Ghonim)是谷歌(Google)在中東地區的行銷主管，他因為在網路上發布支持人民爭取民主的訊息，曾被埃及當局拘留12天，毫無訊息。戈寧被埃及人視為「埃及的布瓦吉吉」，後來在國際壓力下，埃及當局決定釋放他，此後戈寧就成為街頭人民的發言人。穆巴拉克宣布辭職之後，戈寧馬上透過推特貼文：「恭喜埃及，那個罪犯已經離開總統府。」他接著用英語在個人推特網頁上說：「歡迎埃及回來。真正的英雄是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和其他埃及各地的年輕埃及人。」參見“Arab bloggers discuss democracy in Tunis,” AFP, October 3, 2011. At, <http://www.dailytelegraph.com.au/news/breaking-news/arab-bloggers-discuss-democracy-in-tunis/story-e6freuyi-1226157621400> (Accessed 2012/3/4).

44 阿卜杜勒法塔赫(Israa Abdel Fattah)於2008年在埃及和其他青年共同創立「4月6日青年運動」臉書社團，支持工人在4月6日的罷工。這個群體逐漸成為一種流行的政治運動團體。在2008年，法塔赫甚至被埃及以危害國家安全被逮捕。她被拘留後提出申請並挑戰國家的審查政策，此舉引起埃及媒體的注意，成為反腐敗的象徵。埃及革命爆發後，法塔赫再次呼籲人民應終結穆巴拉克的獨裁政權。參見Roula Khalaf, “Egypt: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FT Magazine*, October 28, 2011. At, <http://www.ft.com/intl/cms/s/2/7ef64d68-002e-11e1-8441-00144feabdc0.html#axzz1oJKGc2IP> (Accessed 2012/3/4).

45 麗娜·本·曼尼(Lina Ben Mhenni)在部落格上發表許多抨擊突尼西亞政府的文章。在茉莉花革命發生後，曼尼更在部落格上記錄革命的過程，引起全球人民的關注。參見Yasmine Ryan, “Tunisian Blogger Becomes Nobel Prize Nominee/Al Jazeera Interviews A Young Blogger Who Documented Tunisia's Uprising as It Happened.” *FT Magazine*, October 21, 2011. At,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features/2011/10/201106222117687872.html> (Accessed 2012/3/4).

所，即使在沒有任何正式的組織基礎設施，茉莉花革命證實了不能低估網路的力量。<sup>46</sup>

## 伍、結 論

暴力戰場上，武力的強弱決定勝負；非暴力戰場上，廣大群眾的支持與同情掌握勝負關鍵。「茉莉花革命」最大的優勢在於，善用符號與媒體，達到凝聚人民意識形態的政治目標。從歷史的革命上來看，革命運動開始前，人們必須聚集在市場或大會堂，討論他們對政府的不滿。由於受限於場地，也欠缺傳播工具，常因人數有限被政府壓制。然而，目前社會的媒體環境提供了一個虛擬的公共空間，而且這個空間不受地區、語言、文化的限制，促進社會互動、訊息共享快速和容易溝通。抗議活動的組織者便利用網路文本的話語、符號作用，感染了世界各地的觀眾。<sup>47</sup>

綜觀「阿拉伯之春」的革命，主要來自於革命的諸多相同原因，即對腐敗政權的專制統治者及秘密警察暴行的痛恨，還有失業民眾對貧富不均的絕望。無庸置疑地，這些種種的不滿是相當關鍵的因素，但單單就這些背景因素而言，仍無法解釋如此大規模的群眾動員。事實上，這些人民對政府不滿已存在幾十年，過去也不曾有過大規模的群眾示威。這些主要革命因素存在於中東地區的其他國家，直到突尼西亞革命才觸發了群眾大規模動員的浪潮。為什麼民主革命浪潮首發於突尼西亞與埃及？為什麼是現在才發

生？其實與符號的運用密切相關。正如突尼西亞和埃及的情況，透過圖像符號推動的情感觸發，能夠證明網路的文本符號的強大激勵效應；當然，憤怒不是唯一的情感觸發。軍隊的性質與專業主義，也影響軍方決定是否繼續沉浸在與政權勾結的經濟利益，協助維持政權的生存；抑或和人民一起迎接新政權。突尼西亞和埃及軍事力量的倒戈，成為人民興奮與成功信念的觸媒。

這場號稱「群龍無首」的新戰略革命，讓各國見識到符號與傳播的力量。透過新媒體的交流模式，成為一個更直接的民主形式，讓全民都有機會參與政治。在面臨這樣的符號與網路威脅下，阿拉伯世界國家的領導者無不採取先制行動，承諾有限的政治開放，以求保住政權。獨裁政府必須有所體認，若只是一味地控制傳播媒體，而非解決社會矛盾，那就只能延緩動亂發生的時間，而無法消除動亂的根本。任何統治者，必須看到這樣的因果關係，才能從茉莉花革命中獲取教訓。

收件：101年05月01日

修正：101年05月09日

接受：101年05月11日

### 作者簡介

林足惜中尉，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研究所碩士；曾任排長、輔導長；現任職於陸軍第6軍團連輔導長。

46 Arvind Gupta, "Lessons from Egypt: Do Not Underestimate the Power of Peaceful Satyagraha and the Internet," *IDS: A comment*. At, [http://www.idsa.in/idsacomments/LessonsfromEgyptdonotunderestimatethepowerofpeacefulSatyagrahaandtheInternet\\_agupta\\_140211](http://www.idsa.in/idsacomments/LessonsfromEgyptdonotunderestimatethepowerofpeacefulSatyagrahaandtheInternet_agupta_140211) (Accessed 2011/9/27).

47 Narnia Bohler-Muller and Charl van der Merwe, "The Potential of Social Media to Influence Socio-Political Change on the African Continent," *Africa Institute of South Africa*, No.44, pp.6-7.